



读刘保法先生的散文集《我的秘密花园》，不禁为作品中的“童年体验”和“生命情怀”所打动。50篇诗文，分成“童年回忆”和“城市生活”两个小辑。初看，两者分属“童年”和“成人”两个年龄范畴，时间跨度大不说，还各自独立叙述，似乎有种疏离感；细品却顿觉前后呼应、珠联璧合，有内在逻辑和深刻关联。不仅如此，该诗文集还涉及到一个深刻的文学命题：在儿童文学中，童年和成年的关系该如何把握，如何表达。

其实早在18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就曾以“儿童是成人之父”这样的诗句道破了童年之于人生的意义。童年是人生之基，是生命的源头。当孩子一天天长大，固然可能逐渐丧失了天真、单纯、率性、自然等许多童年心性，但是，童年体验和记忆却早已经融合为潜意识，化入了一个人的个性、气质当中，成为他心灵结构的一部分，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生命观和情感态度。基于此，“童年与成年”的关系，可谓儿童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从《小意达的花儿》到《铁路边的孩子们》，从《北风后面的国度》到《长袜子皮皮》，从《我亲爱的甜橙树》到《追风筝的人》，从《绿山墙的安妮》到《哈利·波特》……一部世界儿童文学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童年”与“成年”的关系变迁史。

而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涉及这一主题的作品也很多，如凌叔华的《搬家》、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任大星的《双筒猎枪》、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张之路的《羚羊木雕》、曹文轩的《草房子》、秦文君的《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小青春》《宝塔》、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等等。

刘保法的《我的秘密花园》也涉及到这一儿童文学主题领域。所不同的是，以上所



列中外作品，多从虚拟角度，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方面表达这一命题，而《我的秘密花园》却是从写实层面，由“童年自我”到“成年自我”的纵深感视角展开，从自我童年记忆到成年生活态度的内在拓展来揭示童年与成年的内在关系。

首先是“童年”向“成年”延展、拓进，这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城市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孕育。

上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曾提出“社会建构论”。社会建构论认为，童年是变动不居的，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社会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童年形态。在此基础上，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共同性、普遍性的童年，童年的千姿百态是儿童以自己活跃的行动、积极的态度在成人社会、成人文化的缝隙里建构起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更不是成人恩赐的结果。

《我的秘密花园》里，作家以清新的文笔、饱满的情感追述了童年时代“我”徜徉在“秘密花园”里读书、种树、捉鱼、捕虾、嬉戏的生活，这是属于“我”的独特童年体验。在这份体验里，“我”不仅仅是自我童年的经历者，更是自我童年的发现者和建设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童年回忆”小辑里，很多篇幅的叙写中，“我”的观察和体验都是在“空中躺椅”上完成的。而“空中躺椅”是怎么来的呢？是“我”用树枝在老榆树上搭建而成。于是，这个“空中躺椅”成了“我”读书、唱歌、看月亮、吃番茄、藏秘密的好去处。“我”

的诸多快乐体验由此而来。除了“空中躺椅”，“秘密花园”的另一个焦点是“小树林”。小树林是怎么来的呢？“童年记忆”系列散文一开篇就交代了，“那时候，我正迷恋于种桃树”，“我在那里开辟了‘米丘林园地’，种桃树、种李树、种葡萄，学着嫁接，忙的是不亦乐乎。我还在池塘边挖城堡，捉来小昆虫养在里边……”所有这些描述无不表明，“我”的“秘密花园”一部分是大自然的赐予，另一部分则来源于我的童年发现和创造。这就写出了儿童在生活面前的主体性。他们在特定时代相对贫瘠和单调的现实生活面前不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而是心思活泛、朝气蓬勃、行动活跃的生活参与者、发现者、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整个“童年回忆”小辑的22篇作品都是以“我”的个体性视角回溯童年往事，写的是一个人的童年体验，但实际上，通过“我”对“秘密花园”的发现和创造，作者写出了孩子在生活面前纯真、自由、昂扬、乐观的童年心性和他们善于在生活中发现乐趣、创造惊奇、捕捉美丽、追求超越的精神风貌，因此，这种看似独属个人的“秘密花园”其实已具备了书写一代童年的典型意义。原因就在于，在“我”对“秘密花园”的发现和创造中寄寓着不同时代儿童生命中默默流淌、生生不息的童年精神。

其次是“成年”向“童年”的回溯、复现。这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城市生活”对“秘密花园”记忆的反哺。

通观整部文集，如果“我的秘密花园”仅仅只有“童年回忆”一部分内容，那么这本书是单向度的，它充其量是当下诸多童年回忆散文中的普通一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城市生活”成人视角的28篇诗文，彰显了“秘密花园”的特色，也让此前的“童年回忆”显出了不同凡响的意义和深度。

在阅读中，我注意到，在“城市生活”这部分文字里，作者花了诸多笔墨写自己的“森林情结”。无论是购房时不辞辛劳四处寻找森林时的满怀期待，还是为窗外蝴蝶的出现而欣喜若狂；无论是为早春竹笋逃亡忧心忡忡，还是替夏日小区花园里树木焦渴而心急如焚……无不透示着作家童年记忆的影子。童年的“我”对小树林里栽种树木的迷恋，对在“空中躺椅”上自由阅读的陶醉，对在林地池塘中捞鱼捕虾的眷念……全部在“我”寻找城市绿地和都市森林的渴念中隐隐闪现，这不是作为成人闲极无聊的附庸风雅、刻意安排，而是童年记忆在成年生命里的返照与复现。这不正是情感迁移后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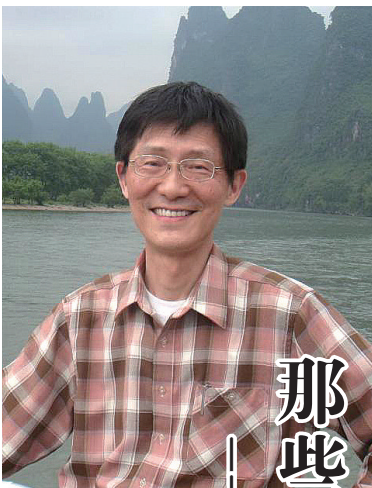
慰藉和替代性满足，更是童年生命在跃上新阶梯后，在更高层面上显现出来的一种生命观和价值态度。正如作者在《买了一个森林》中所说：人追求诗意居住的最高境界，不仅是美化环境，更应是自己的灵魂跟森林的互相契合……人无法成为永恒，但人的灵魂却因为森林而能成为永恒。

在这里，从童年的“秘密花园”到成年后的“城市森林”，固然光阴荏苒，时移易易，但童年所奠基、所铸就的那份对生命的珍惜，对自然的眷恋、对自由的热望、对诗意的求索却渐渐随岁月在心底沉淀下来，由涓涓细流而浩浩荡荡，最终澎湃成城市森林里的执著求索、静观默察、潜心叹赏、流连忘返……及借助文字，对这份情怀、体验的多重渲染和尽情书写。

在笔者看来，在《我的秘密花园》里，作家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完成从童年“小树林”到成年“城市森林”的情感升级和心灵对接，就在于“童年是成年之基”“儿童是成人之父”，成长不仅仅意味着失去，更意味着生命的不断扩张与超越。而一个趣味清雅、心神安定、境界高远的成年人，当他一路走来，其生命之树的健硕、繁茂必然离不开童年所给予他的自由、昂扬、清新、明媚的情感、记忆的滋养。

这里的全部奥妙就在于：童年与成年一样，同是生命的基本结构，两者之间是和谐共存、相融相生的。童年滋养了成年，成年在更高层面上又延续和复活着童年，其中一脉相承的则是生命成长的内在逻辑和精神旨趣，具体说就是自由、率性、真实、磊落、无畏、超越的童年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秘密花园”其实是一个意象，如同彼得·潘的“永无岛”、泽泽的“甜橙树”一样，它不仅表征着“我”的童年心灵渴望，也寄寓着作家成年后对逝去童年的缅怀和珍惜。面对斑驳迷离的现实，是让曾经的“秘密花园”沉寂荒芜，还是让它在心灵层面重现生机与活力，这无疑就成为一个成年人心灵生活的分水岭。刘保法本性是个诗人，他不仅在物质贫乏的童年时代发现并创造了绿荫如盖、清波荡漾的“秘密花园”，而且成年后，还能够于喧嚣迷离的现实生活里拥有一座小鸟啁啾、古木参天的城市森林。这很令人羡慕。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生命观、价值观和人生境界的生动体现。希望在都市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每个人都能和刘保法一样，诗意地栖居，寻觅到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和“城市森林”。



那是2016年12月，冷冬里的一天，坐在金华往南京的高铁上，我去赴一个会。一个人在喧闹的车厢里，心情未免有些黯然。我已有三年多几乎不曾出远门，因为在家带孩子的缘故，也因自己天性里其实怯生。时近黄昏，望向窗外楼宇间、街路上渐次亮起的夜灯，益发感到莫名的清冷和惆怅。

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接起电话，那头是绪源先生高兴的声音。他在南京，从会议手册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去向会务组确认。听我已在路上，他说：“太好了，一会几见！”

多么好啊，在未知尽头的落寞旅程中，忽然得知亲爱的师长就在前头。我兴冲冲地提着行李箱，下了高铁，赶上出租车。车到酒店，还在晚餐时间，走进餐厅，老远就看见绪源先生笑眯眯地坐在那里，向我招呼。

后来的日子里，我总是想起那一刻。他坐在那里，目光清澈，笑容温和、煦暖的灯光低低地投下来，仿佛整个世界都那样温暖、安宁。晚饭毕，他说有书赠给大家，几人便齐聚到他的房间小谈，赠的是他新出的《绘本之美》，谈的则是他正在增订的《美与幼童》一书最新章节。

就在半个多月后，传来他确诊肺癌晚期的消息。

今年1月10日，绪源先生走了。我始终不能相信。我在手机短信的搜索栏里写他的名字，那些短信跟着他的名字跳出来，仿佛要为我确证，他还在那头笑吟吟地读书，写着文，与朋友谈着天。他的短信，大多谈的写作和思考，却每一则都渲染着生活的快意。过去的一年，几次收到的他的邮件和短信里，是通透思考和全力写作的高度兴奋。他太累了。不是因为他做的那些事情牵累着他，而是因为他那么热爱这些事情，他的付出因之永无止境。

而我又是多么惭愧啊。这些年来，不敢太过搅扰绪源先生，却总能收到他不时地鼓励致意。《文汇报》上见我新写的散文或随笔，觉有可圈点处，他即传信来嘉赏肯定。当年我的第一篇童年题材的散文，也是在先生主持《文汇报》“笔会”工作期间，经他的手指定发表。新写成的短评或大论，他也会不时传来教引于我。2016年6月，辽宁的《文化月刊》要为他做“学林人物”专题，论文之后，需附一篇3000字的研究综评，他邀约我来写。我心知这是先生对我的信任提携，在感冒的昏沉中勉力受命，心下却是惶恐。为了叫我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他安慰我，此文若能写成有见地的学术批评，固然不错，就写成新闻体的记者文章，也颇无妨，“总之不用太累，身体和孩子第一”。专题发表后，收到样刊的当天，同时收到绪源先生的短信，问我可已收到刊物，不然，便要从他的样刊中先寄赠我一册。他的短信，总叫我满心愧疚，却又满是如沐春风的温暖。

绪源先生对晚辈作家、学人的鼓励栽培，儿童文学界人所共知。我之受惠于先生，又何止于此。2011年春的一天，我在浙大西溪校区北国的博士宿舍里，意外接到他的短信，说他正在杭州，邀我一聚。那天，他乘的越野车一直开到我的住宿楼下。我们一起从北园缓步而出，沿着对街的人行道步行，穿过南园校区，走到附近的一家餐厅去吃中饭。那段共餐的时光，毕生难忘。绪源先生谈兴极浓，我们聊了许多。回沪后，他整理了一批藏书，专带到金华，让卫平转交给我。如今，赠书仍在，先生却已远行。想起那一天会面的欢愉，悲伤莫可名说。

治疗期间，有一次和绪源先生通电话。我在电话里说：“要是早点去检查，治疗介入的时候，病情或许又轻很多。”电话那头，绪源先生稍一沉吟，缓缓道：“不，要是那样，《美与幼童》的增订稿就得搁下了。”我仿佛看见他在那边摇头淡笑的样子，真觉既痛心，又敬畏。当年《美与幼童》首版文稿初成，他即电邮传我先睹为快。这次的增订版，我也是先得到他传来的电子稿。2017年11月，赶在赴沪参加《美与幼童》增订版新书发布会前一天的深夜，我完成了《美与幼童》的评论文章。改定搁笔的刹那，心头的滋味复杂极了。这本耗费和倾注绪源先生心血的大书，我愿没有它，换先生泰健康安。但我明白，这样的思考、写作和无止境的探讨对他来说，才是令生活有真意义的所在。

2017年平安夜，绪源先生在赠予我的增订版《美与幼童》扉页写下满满一页280字的手札。其实我手头除了首版，已有增订版的两个版本。一是正式出版前夕，收到出版社制作精美的“假书”。听说这批书只印十来册，提前赠予相关的朋友。我手头的这册，遍布我用铅笔画下的阅读记号。二是参加发布会时获赠的限量珍藏版第195号，有绪源先生和设计师朱藏椿先生题名，当时又请绪源先生题赠我留存纪念。元旦前夕，一直用心照顾绪源先生的梁燕转发来扉页手札的图片。手机上看得不甚清楚，我原以为是先生托她转递的一封信函。面对如此庄重的交托，我不敢怠慢，心中决定，要选一个安静肃穆的时间，铺开信纸，恭恭敬敬地手写回复。那时我的母亲脚骨骨折，不能行动，加上日夜照料孩子，一时未得坐下。我的大病悔就此铸成。几日后，便传来先生病情危急的消息。就在11月下旬沪上分别时，先生还在短信中笑言“再过一关呗”。他终于没有过去。

那天听到噩耗，我没有哭，只是伏下身，感到一阵胸口的绞痛。生活还是照常继续。我走出门去，精神恍惚地走路、买菜、推着小车送儿子上幼儿园。眼睛湿了，我仰起头，想把泪水擦干。阳光那么好，天那么蓝，风是暖的。绪源先生一定喜欢这样的日子。我的眼泪大幅大落地落到衣襟上。我想寄给先生的信，从此再无投递的方向，我想说给先生的话，从此再无道出的机会。从今往后，再看不到他笑吟吟地或立或坐在那里，听不到他说话间亲切熟悉的那一点温和的匆促，也再收不到他的可如小品文般一读再读的邮件或短信。我以为的手札，原是先生临别赠予我的最后鼓励。赠言最末，他仍不忘嘱咐我，“愿你永远不累，永远快乐坚实，走得更远更远！”在上海龙华绪源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收到这本题字的书，悲伤像黑夜般没过我，连同那一切不能忘却的回忆。我至今不愿意相信，绪源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去。我宁愿相信，他是太需要休息了。现在，他坐在那里，看着我，带着温和的笑意。再没有别的想象更能抚慰我心底的哀伤。

儿童诗人刘饶民：孩子的歌者

□侯修圃

滴答，滴答，下雨啦。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禾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孩子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雨啦。《春雨》

刘饶民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以及《问大海》等多首儿歌，多次入选全国统编小学语文课本和幼儿园音乐教材，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他的儿歌，凡是上点年纪的人无不耳熟能详。毫不夸张地说，几代儿童都从他的儿歌里汲取心灵营养。他生前创作了3000多首儿歌，出版了30多本儿歌集（包括儿童诗集），加之其他类少儿作品近40本。他不仅在青岛、乃至山东省，在上个世纪50至80年代都是领军人物。我虽已年逾古稀，但也是唱着、读着刘饶民的儿歌长大的。

1955年春，我在平度中学上初二，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到《前哨》（《山东文学》前身）杂志发表的刘饶民的儿歌《笑》：姑娘笑，一朵花，奶奶笑，瘪嘴巴。爹笑，娘笑，四邻笑。笑啥？笑俺都成社员啦！这首儿歌之所以打动我，除韵律朗朗上口外，还因为作者几笔勾勒出几种人物形象，虽是漫画式，却画面感很强，至今60多年后我仍记忆犹新。当然，这首儿歌不属上乘，且有时代的局限，但它使我记住了刘饶民，且一路追寻他的脚步。

1957年我到青岛读高中之后，在一个偶然机会见到刘饶民。他平易近人、幽默诙谐，操着一口浓重的莱西腔自谦“老朽”；背后人叫他“老夫子”。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与刘先生相处时，经常问他一些问题，他也给我讲过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刘饶民1922年生于山东莱西市一个贫农家庭，6岁丧父，家里还有哥哥、妹妹，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饶民经常到远处要饭维持生计。苦难的童年锻炼了他的顽强性格。幸运的是，他遇到一个“半拉子秀才”，在他五六岁时教他背《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培养了他对诗词的兴趣和爱学习的习惯。10岁上学后，又碰上好老师，老师让他学习并抄写《古文观止》，在抄写过程中熟读。后来他又相继读了四大名著及唐诗宋词，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1944年，他考入县立中学师范部学习。当年底，家乡解放，他参加了工作。

1949年6月2日，刘饶民随着解放军进入青岛，接管顺兴路小学，任教导主任兼语文老师。那年，他27岁。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儿童读物十分匮乏。刘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49年，他写的第一首诗《麦收》发表在《胶东日报》上，他的创作兴趣倏然提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白天认真备课、上课，晚上默默耕耘，获得了教学、创

作双丰收。1951年，他被评为青岛市一等模范教师，同时出版了诗集《写封喜信给毛主席》《农村散歌》《庄稼人的歌》等。

1952年，他被保送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两年，在校学习期间，虽然功课很忙，但他并没有停止创作。1954年，他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大学附属速成中学任教师（后改海洋学院附中）。据他的学生焦湘钦回忆，随时随地构思也是刘饶民创作的一大习惯。

这时期，他的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至1959年，先后出版了儿歌、童诗集《兔子尾巴的故事》《种瓜少年》《迎春花和小黄莺》《天上星连星》《石榴花》《含羞草》《儿歌一百首》等。1956年童话诗集《兔子尾巴的故事》获全国少儿作品一等奖。

刘饶民在农村生活了27年，早期的作品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他对农村生活的感受是深刻的，他对农村儿童生活的观察是细腻的，他对农村儿童心理研究是独到的。所以他笔下的农村儿童形象栩栩如生。比如《选种》：太阳太阳窗根儿，我帮爷爷选豆种儿。爷爷乐得呵呵儿，要我唱个歌儿：“好种出好芽儿，好芽儿开好花儿。好花儿长好美儿，好美儿结好豆儿。”结金豆，结银豆，爷爷是个好老头。爷爷喜得合不拢嘴儿，孙女是个小金妞。诗人选取了祖孙二人选豆种这一生活场景，通过一老一少开玩笑的场面，将孙女的憨态和爷爷的慈祥表达得淋漓尽致，绘出一幅农家乐的图画。他还善于抓住孩子的好奇心理，设置夜晚特殊背景，用孩子视角观察，设置悬念，引人入胜。

刘饶民最具特色、成就最高的是大海儿歌。可以说，刘饶民是大海儿歌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青岛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最宜作诗。刘先生热爱大海，观察大海，大海的辽阔，大海的灵性，常常触发刘饶民的灵感，写出相当数量的大海儿歌。他的《问大海》具有浓厚的诗意：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样蓝？大海笑着来回答：我的怀里抱着天。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样咸？大海笑着来回答：因为渔民流了汗。诗人不仅把大海的辽阔、色彩和天的高远巧妙融合一起，而且用一个动词“抱”，使这首诗活了起来；如果诗到此也可独立成章，但诗人匠心独具的是，又续写了四句，将海水和汗水都“咸”了这一属性做纽带，把大海和渔民联系起来，赞美了劳动和劳动人民。

表现大海和孩子嬉戏的情趣在刘饶民的儿歌里比比皆是，随便采撷一首《捉浪花》：风来了，浪花闹，风停了，浪花跳，跳上妹妹小脚丫，惹得妹妹哈哈笑。朵朵浪花朵朵好，捉来回家妈妈瞧。捧起来看不见啦，回头一看又

了……诗人用明朗浅显的语言，把孩子的思想情感表现得爽朗、活泼、惬意。

由于刘饶民的儿歌独具特色，在全国影响很大。1959年6月1日《天津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儿歌，并加编者按予以褒奖。1966年前，是刘饶民儿歌创作的鼎盛时期，成果也很丰硕：儿歌《大海的歌》荣获（1954—1958）全国少儿作品二等奖。这时期他先后出版了《海边儿歌》《百子图》《写给少先队员的诗》《海边孩子爱唱歌》等。1978年后，他虽然患病，但写作热情不减，不断有儿童诗作散见于全国报刊。1979年，出版了儿歌集《孩子的歌》，1980年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二等奖。经典儿歌集都收录有刘饶民的诗作，2015年，由金波主编的《中国儿歌大系》也选入刘饶民儿歌30首。

刘饶民一生热爱孩子，热爱生活，呕心沥血为孩子创作，他虽然去世30年，但他留下的儿童诗作依然在儿童文学百花园里熠熠生辉。



儿童文学评论
·第430期·